

寒露拾秋



(视觉中国)

■郭雅丽

清晨推窗,一缕凉风裹着桂香撞进怀里。眉角垂着的水珠凝成晶体,在晨光里闪烁,宛如细碎的钻石。寒露,就这样悄然而至,带着秋的深沉与静谧,撩拨着我心底对秋的眷恋。

记得那年寒露,我挎上竹篮往山坡上走。“阿囡快来!”不远处,阿嬷在一丛管芒边向我招手,她的身影在白芒花的簇拥下,显得格外亲切。我快步跑过去,只见她银白的发丝上沾着些许草屑,正伸着腰,摘着旁边野石榴树熟了的石榴。那伸腰的动作,仿佛是对老天奉献果实的虔诚致敬,每一次探身,都带着对自然馈赠的珍惜。我学着她的样子,探着身子,小心翼翼地拨开石榴叶子。指尖触碰到石榴果的瞬间,那干燥而柔软的质感,让我仿佛触摸到了秋的脉络。随着果子被一个个摘下,我的手指上沾满果子褐红色的汁液,那是秋的印象,是时光的痕迹。

忽然,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原来,是我不小心踩折了一根枯树枝。这突如其来的声响,惊得

不远处山塘里,一只野鸭扑棱棱地飞起,它有力的翅膀拍打着水面,瞬间将一池秋水拍碎,泛起层层涟漪。那溅起的水花,在阳光的映照下,如晶莹的珍珠般洒落。阿嬷闻声,放下伸长的手,微笑着说:“小心,慢慢采哟。”说着,她从兜里掏出还热烘的地瓜,塞进我掌心。那温热的触感,瞬间驱散了秋的凉意。

我们停了下来,歇一会儿。我看见阿嬷的围裙兜里,揣着一块番巾,那番巾有些陈旧,边角泛着微微的毛边,但在我眼中,它却有着别样的温暖。这时,她轻轻展开番巾,将我们采的野石榴、蒲公英等倒入,把不小心混入的叶子等杂物捡起扔掉,然后一一整理好收获物。她的动作轻柔而缓慢,仿佛是在摆放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。每一颗果实,每一株草药,都被她小心地安置在番巾上,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秋之画卷。我静静地看着她,忽然发现她鬓角的白发里,竟藏着片细小的枫叶。那枫叶如同一枚精致的发饰,点缀在她的白发间。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,但她对生活的热爱,对秋的眷恋,却从未改变。

在这片秋日的天地里,我和阿嬷继续着拾秋旅程。我手伸向一朵野菊,纤细的手指轻轻捏住花茎,微微用力,花朵便脱离了枝头。我将它凑近鼻尖轻嗅着,那淡雅的花香,让人心旷神怡。接着,我又弯腰拾起一颗红果,那红果圆润饱满,色泽鲜艳,宛如一颗晶莹剔透的红宝石。我将它放在掌心,感受着它的温度与质感,仿佛握住了整个秋天。

不知不觉,我们的竹篮已沉甸甸的,装满了秋日的收获。归途上,四周野花那清香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寒露的凉意渗进衣领,却暖了我的心。原来,秋意最浓最暖心的,是有人陪你弯腰拾起每一寸温柔的时光,是那些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回忆,也让这个寒露变得格外温暖。

当我回到家中,将竹篮里的收获一一取出,摆放在桌上。那色彩斑斓的果实和叶子,仿佛还带着山野的气息,带着寒露的清凉。之后,每当忆起这个秋日,那寒露的清冷、秋的斑斓色彩以及与阿嬷相伴的温馨时光,都如同一首悠扬的旋律,在心底缓缓奏起。

一穗栾花
寻迹半城秋

■许金端

泉州比以往更漫长热情的盛夏,在一阵凉爽秋风里悄然退场。来到北滨江公园笋活园,最先迎接我的,是那一片蓊郁的栾树。极小极碎的花簇拥在一起,聚成一座座淡金色的圆锥塔,雅致又明亮。

我正揣着相机寻找角度,想把这份美收进镜头,却见母亲忽然蹲下身,轻轻拾起一穗落下的栾树花。她像个得了宝贝的孩子,说要带回去做书签。我心中一动,按下快门。咔嚓声里,记忆忽然被点亮——小时候,老师教《火红的枫叶》,让我们去寻找秋天的落叶。那个周六下午,母亲骑着小电驴载我逛遍附近街巷。每遇一棵树,我们就弯腰捡拾自己认为最好看的叶子。一个下午,竟攒了满满一袋。最后,我交了一穗栾树花叶作为作业。或许是因为初见栾树开花太惊艳,那一幕至今清晰:一棵树上,绿的叶、黄的花、红的果,层层叠叠,热闹得像是一个微缩的集市。

此刻我望着眼前的栾树,忽然觉得,这多像泉州啊——绿叶是她蓬勃坚韧的生命力,深深扎根,向上生长;黄花是她多元共生的信仰与文化,各自绽放又彼此映照;而那累累红果,是她结出的丰硕成果,既有物质的富足,也有精神的丰盈。在这座城里,你可以在一条街上与千年古刹的沉静、伊斯兰遗址的肃穆、现代商铺的鲜活不期而遇,你可以听见千年南音的悠扬婉转,与现代货轮的深沉汽笛交织成一首永不落幕的协奏曲。你能感受到它随着时代的脉搏创新生长,看到本土与外来文化的枝叶交错,它们一同滋养着这棵生机盎然的大树。

直至天色渐晚,栾树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温柔,我与母亲沿着小径慢慢离去,脚步轻缓。身后那棵栾树,静静站着,枝叶在晚风中微动,像一枚巨大的书签,轻轻夹在了泉州秋天的这一页。

芋包香里话团圆

■陈金菊

中秋的月尚未来得及圆,母亲的呼唤便已乘着电波抵达耳畔:“中秋回家吃芋包吧。”在闽南人的记忆版图上,中秋与芋包,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温暖坐标。那圆润饱满的芋包,不仅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浸透着乡情与祈愿的温情信物——芋头,谐音“余头”,寓意富足有余。咬一口软糯咸香的芋包,仿佛便咬住了一整年的安康与丰盈。

知道我要归家,天穹还缀着星子,父母厨房里的灯火便已亮起。熟悉的灶间,熟悉的忙碌身影,构成我心中最安稳的图景。父亲专注地在粗糙的石磨上磨着芋头,空气中弥漫着芋头特有的清香。母亲则严格按照祖辈传下的比例——一斤米磨成的米浆配上一斤芋头,用力地搅拌着混合的糊浆,那节奏沉稳而有力。米浆与芋泥充分融合后,母亲便在阔口大锅上安好蒸笼,铺上湿润的棉布巾。她用勺子,一勺一勺地将混合浆舀入蒸笼,足足三十多勺,铺成均匀的底。接着,撒上父亲早已精心备好的馅料:切得匀称的五

花肉丁、提鲜的虾米、爆香过的红葱头,再覆上一勺米浆,将满满的馅料温柔包裹。盖上古旧的锅盖,母亲开始细心添柴看火。灶膛里的火苗,从初起的羞涩,到逐渐欢腾,大锅里的水由沉寂转为沸腾,咕嘟声像是欢快的序曲。大约四十分钟的光景,芋包特有的浓郁香气,便不可抑制地从锅盖边缘溢出,渐渐充盈了整个灶间,也萦绕上我的心尖。

这氤氲蒸汽中专注忙碌的一幕,瞬间将我拉回三十年前的时光。那时的母亲,乌黑的发梢常被蒸汽濡湿,泛着柔和的光泽。如今,蒸汽依旧氤氲,却悄然染白了她曾乌黑的发髻,时光的痕迹,在这一刻清晰得让人心头发暖又泛酸。

此刻,满屋蒸腾的芋包香气,霸道地钻入鼻腔,勾起了最原始的食欲。我也仿佛变回了那个馋嘴的孩子,顾不得烫,也顾不得洗手,径直拿起一个刚出锅的芋包便往嘴里送。大口咬下,外层是软糯弹牙、带着芋头颗粒感的温热外皮,内里是咸香四溢、层次丰富的馅料,这独属于家乡、独属于父母手艺的新鲜味道,瞬间在口腔中炸开,

是那样令人陶醉,那样令人心驰神往。一个下肚,暖意从胃里直达心底。

相聚的时光总是步履匆匆,返程时,城市的霓虹渐次亮起。我摇下车窗,让晚风轻柔拂过面颊。身旁,是母亲执意让我带上的一袋温热的芋包,用厚厚的毛巾裹着,生怕凉了。这份沉甸甸的温暖,让我满心都被熨帖得妥妥当当。晚风中,似乎又回荡起往日每一个中秋,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吃芋包时那一声声深情的叮咛。

世间最美好的双向奔赴,或许就是如此:一声遥远的呼唤,能得到热切的回应;一种独特的味道,能被彼此永远铭记于心。就像制作一屈完美的芋包,需要恰到好处的火候与各种馅料的巧妙搭配,最真挚深厚的爱,又何尝不是如此?它需要时光的耐心酝酿,需要真情的长久陪伴,需要在平凡的岁月里,用一次次的等待与守候,慢慢蒸出最温暖绵长的滋味。这芋包的香气,是家的味道,是团圆的味道,更是父母用一生文火,为我们慢炖出的、永不冷却的爱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